

左氏百川學海

第三冊

20

21

金瓶梅

金瓶梅

金瓶梅

金瓶梅

庚溪詩話卷上

西郊野史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
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
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
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
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
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
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
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
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居家每曲宴必

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
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
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 上召對賜酒謂之
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
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鉤
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釣直難
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
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真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
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禮記
孝經詩各三章 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
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

讀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吏人有持錦臂鞬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 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遂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 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

侈 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爲記以
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
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 宸章睿藻日星昭
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 郊祀有司以太常
樂章篇序失次又義弗協請遵 真宗 仁宗朝故
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 郊丘 宗廟原廟等
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 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
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
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
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拖適天機水底閑
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
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

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
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
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又一章曰春入
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又清和衝曉霧弄滄波載
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才之意開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 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
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湏
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莊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
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
一日暫忘 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
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

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
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
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 幸祕閣宴羣臣賜詩曰稽
古右文慙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
更罄嘉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
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虚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
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己愛民之
心切矣至如詠 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
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
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
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
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

長將挹向杯中醪觀此則篤於奉親盡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農碧草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衆芳超遙兮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悴枿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真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處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母爲

詩篇辭語高妙巖肖時備負講讀官每講退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灝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覩賡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節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道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辭氣壯偉

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誰
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
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
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未辭
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
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則作波濤
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
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

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端逶迤兮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陽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

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翫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砮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恠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髮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
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
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
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
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
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
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爲尚書婦者廼爲
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廼
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鬟充杯
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
傳考之珪母乃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
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

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已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

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旣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關王介甫改爲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